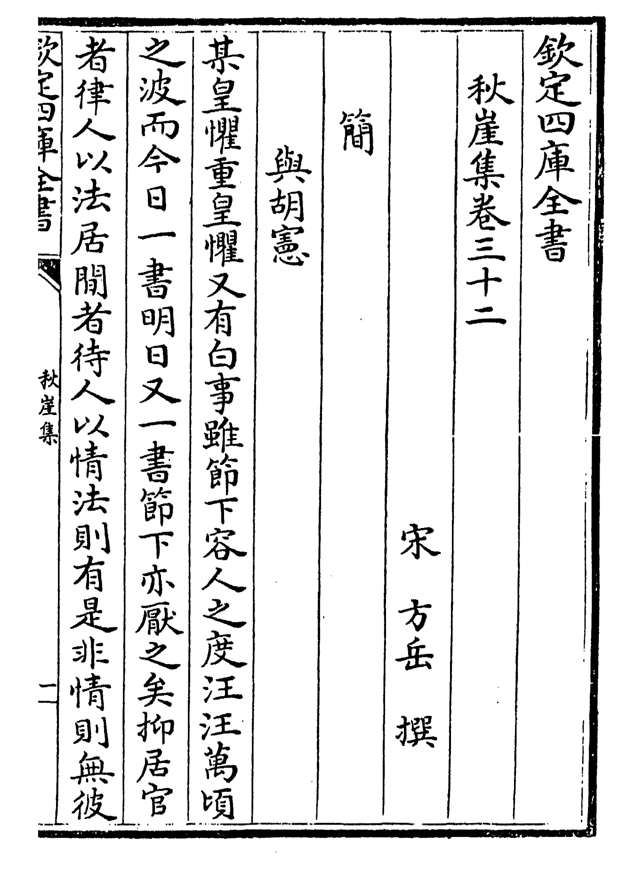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秋崖集卷三十二

宋 方岳 撰

簡

與胡憲

某皇懼重皇懼又有白事雖節下容人之度汪汪萬頃之波而今日一書明日又一書節下亦厭之矣抑居官者律人以法居關者待人以情法則有是非情則無彼

此舊同官者千數百里而求一言其固不得辭也邵武司馬秋之事節下之所警飭亦可謂極其稱停者矣伏讀山判竊意必以温公之故無復後命而其人也恐恐又於其而有請焉其輙不避煩凟惟節下併其凟也而貰之

答王宰

其屏處山林蓋木石之與居麋鹿之與曹而已函書於當塗之士納謁於顯貴之門固非伏草萊耕田廬者事

也以故音響昧昧苕封其扉閲嵗歴時無一跡於籬域之外雖執事不鄙夷其邑儼然飛舄而辱臨之先聲洋洋要自不到夕陽牛背之上此固某所不得聞也山翁溪友縱或有能談新令尹之至者某方廢放則氓也氓也而自通於執訊則罪矣此亦某所不敢也不圖護下飭緹騎而先之某悚惕疾走而避不及也則下拜稽首而上之記曹某雖不才豈不能倩一張君房所謂依樣畫葫蘆者以復之執事而法不當爾有如前所云者惟

瓌明知之抑其又有請焉其芰製也不畜憤荷鋤也不斂笏前驅及境其固不得以黄冠野服雜襲於玉佩瓊琚之下也顧并貰其之不除道不迎郊而容其他日以草衣見則又幸甚過望不然無所逃罪

答應武諭

維穡頳杗山意未霜共惟半刺翺翔王我俁庾民物祗豫其適樵之歳未甚得暇道君家林乃不能為一停驂至今以為撫機不發之憾也歸卧牛下與世了不相聞

林壑夜寒每思一時同舍郎之鍼意如執事者鞭笞鸞鳳與天上諸公遊垂紳帝旁日月獻納久矣誠不料其猶駕箳篁之車為藩翰之遣士之不遇固有可歎如此騰騰任運道眼甚高如其賤丈夫之言恐執事者之洗耳也其屛居深僻謂不知執事之臨吾州則欺也故吾為僚令吾為氓皆當奉一書以自托於二天而廢放之人勢則不敢放翁所謂有咎無倡蓋山林之體然耳執事者儼然自處而民視之頋何所不可而先之書於是

執事為盛君子而某為鄙野人矣吾州雖陋昔人謂大好山水題輿無事亦足以自適政恐嚴召非晚不得以久故人之私東望紫陽惟有注仰

答戴書記

某與執事不面者幾年雖嘗於庚戌登科記爭先覩之時則以撐觸權貴人移地閩嶠奔迫上道因莫之書焉為故人賀曾不黥突屏之山林牛背夕陽自有餘燠亦不知諸公之鞭笞鸞鳳於今在蓬萊第幾峯也忽奉琅

畫野烟為闢辟雍高流異時自齋舍挈筆研書冊入坐學官直廬中碩尚煩陳琳檄于公異露布以望一府耶已頒殊綸遄有迅召但願受持所謂好官易做好人難做八字永永無斁而已山林深窈瞻望正遥春樹暮雲臨紙凄斷

與方書監

其宛其老矣已自無意人間客從平山來惠我書一札則吾宗故人小字行草也方欲盡布心腹屬為觧何于

賢主人忽聞除書已入學省盛名之下久合與於斯文紬書金石之藏典制絲綸之閣計今不一書而山林耕夫與世不相聞者特未之知耳某敢黄冠野服東望拜手而賀

答黄尉

某卧病山林柳欲生肘當世之名卿大夫士盖已相忘於牛口之下久矣曾亦莫知明執事之去坻幾何時也山田渴雨高下生烟有雲自西南來霈然傾注多稼穖

醒農歌相聞其於此時適得郇翰其忻快當何如耶訪問於寂寞之餘訾省於泬寥之久公為盛德事而某其逋慢矣故家文墨单傳一燈諸公貴人爭欲羅致往往少須資歷背負青天而上之交尌公車未足多賀如聞小憇潭邃趨莫何時惟淵汮自珍式遄嚴召

答魏監丞

某晚而不學無以事諸老先生雖嘗望見先太師六符之光固亦不得端拜而師之也遺書垂世方與學者共

之其為何人亦有此賜敢不夙夜復熟以無忘感心所
憾棲息不同猶不得從鯉庭質疑問難以開固陋耳

答趙尉

其伏以炎熇之劇水花自凉共惟駕言飛雲於穆仙隱
有引有翼其往年執經麟黌幸甚得與一時羣彥上下
其議論與與如也今無幾何耳而山林深容與世不相
聞有來英題恍以瞪若於是驚年歲之既老嘆人事之
不齊而幸其黄犢夕陽得自安於水之南山之北也祈

底處所執事者辱臨之使雨後有緑野之耕月明無花村之吠其與里父老並受其賜會且召矣願少徐之其野服黄冠久不蓄幘不敢以是迎前驅于境上少須視篆上謁梅曹此𡦹所以為敬也非慢

答程提幹

其伏領誨函無任感刻竊審支持痛割罙極罙深頗聞跋履尋山此惟大事節哀襄奉猶當俯順禮經然讀來書其所云云者雖未盡解亦不能不以其大槩為之一

愴然也某屏廢五年不改稱呼者十年安於山林心跡已熟固無意於人間矣忽有啓擬莫知所從近以書謝廟堂併上控免之牘似聞念其闊遠意欲易之今且月餘辭免之指揮竟未下英詞妙畫其何敢承謹以上之執訊俟有成命别居謝悰

答魏監丞

某耕閑釣寂固亦與世不相關顧名在有司廩人繼粟一書逋慢要不得以山林為懈也戲下不旨過之而又

勞賜之種種甘芳錯落庭户㫖也其何以堪之山中白雲不堪持贈若其他猥猥瑣瑣者㫖又奚其僭之敢惟有感愧

與費宰

其惟雲酣嶰琯春盎宓琴有翩者鳧方趨朝天之舄言駕吾犢相安耕雨之犁覺陽和之無邊皆廕賜之所及敢脩菲薄仰覬莞存

與趙尉

其惟雲酣葭管春盎梅曹北部安問狐狸已消陰慝西臺當有瀾鶒丕對陽剛不腆菲芹仰干笑莞

答王侍郎

某伏以梧風已秋山意蘇醒共惟希夷事外與造物遊於千百年為國鎮寶某歸卧崖底謂休此生不自意山峽荒寒老仙來下使得一望笙鶴塵濁洗然乃又進之履屐之間與聞咳唾之末每引卧内輙漏下數十刻情話昵昵未嘗以丈人行自居也臨分之日頃不得傾盡

所懷日短江空為之惘惘者累晝夜送還吏至得所惠者其為惘惘也滋甚山林寒寞忽奉琅題亟開張之驚喜欲抃盖英英乎老硬之字灑灑乎懇至之詞寔吾韋齋手書也連紙引墨至六七百字而不倦踞龜食蛤日以清神天生異人者耇福丈求之近世惟陸放翁為然所謂閉中真富貴壽外更康寧者公之謂矣其最為寒晚後乎老先生三十年而生氣力推頹學不加進㝠憊之態乃似不啻前乎老先生三十年而老者安貧知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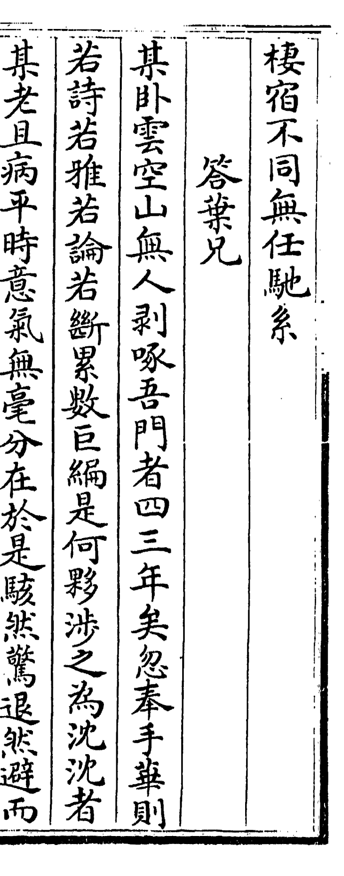
不汲汲於衆人之所共趨故猶不至於戚咨無聊云爾近詩十首亦足以槩見其情輙用録呈或可少奉嘻笑之頃刻也橋記何足辱命謹上一本徃徃邦君以其位卑才下不能承當大題目故以貢院記屬吕宗卿而以此記見委此記之體法當戲筆耳不識老先生以為何如旱既太甚所在熬熬西州之傳又復可駭或謂余養明除從宣撫不報也不知果然否吾曹無所用世進退一憂固亦不能忘情也老先生必不復肯出某又方屏

山林跪履無期惟有瞻悵漢詔公孫丞相所謂嗇精神止思慮者長生不老之訣也願老先生永永受持更共游戲人間數百年耳

與胡憲

朞歸卧牛下忽忽三年意明執事與吾君講論唐虞於廣厦細旃之間久其日矣客有過予而南者蓋宗簿陳同年慶勉子也問之則猶弭節憲臺尺一詔何遲如此是故老農所不能辭敢以為問履齋方相有相勞者曰

子且起矣其答之以詩有莫言表聖宜休去只作劉蕡下第看之句不謂明執事與某皆不霑一點化筆而歸也其山林懶甚本不能作貴人書此兄具言乃翁拜参面承訪問且曰吾將寄聲此某所以不得不書也陳同年幸得走屨屐之下其心豈無望於挈提雖四海九州之人偶同一榜本自無情明執事見謂剛方亦决不私一榜下士然苟非其悖理傷道不可與居者亦豈能恝然於此然然則明執事獨不可捐一陞陟狀為同年地耶



棲宿不同無任馳系

答葉兄

其卧雲空山無人剥啄吾門者四三年矣忽奉手華則若詩若雅若論若斷累數巨編是何夥涉之為沈沈者其老且病平時意氣無毫分在於是駭然驚退然避而已矣

答魏監丞

其不學無識埋没塲屋者餘三十年責文諸公不過俗

下應酬無一言幾於道者譬之雞肋漫藏楮中假守樵嵐時有廣文者後村羣從也耳目濡染可與話文一日出之則併攜以去意其欲盡過目耳不謂鋟之木也已而聞之則已無及乃酬其直而載之歸不使遺臭蓋其始末如此其豈不識次第者哉不知誰誤聽聞至勤命戒於是甚不得掩其醜矣謹上一本顧賜丹墨是否之而還以戒焉紙不能佳亦不能裝飾者以其文不足當非簡戲下也字亦多誤惟以意逆之塵滓電岩慚愧無

地

答魏監丞

其屏棄山林人所不齒蓋與他寓公相萬也凡百有位不隨世躐籍之則既幸甚有司繼廩自其建麾而盡捐予之其豈有禄者哉明執事不自以為惠之私而曰稽之令甲令甲豈為罪廢者設哉今所在州縣見任官多不時得俸而况於寄寓乎而况於罪廢乎其故曰此明執事之私賜也介之推不言禄禄亦不及此其所以為

綿上之懟與戲下及之矣其而辭之則不敏杜少陵天吳紫鳳顛倒短褐之時一旦而得絹千尺兒其不號寒矣其而辭之則不情除已别具申外其謹東望再拜以謝

答魏監丞

某一生骯髒所至輒撐觸人不武之蹤本不敢為戲下道也因有司給之禄意者或知其無大過乎請具陳之始某郎秘省時趙丞相開督視府將以某參議某意其

所信任者某也某也若某某者自予肺腸予不得而與之辭也辭焉之未至金陵無一不如西府所云者一日某人擬某事某不謂然揖之同稟督相督相欣然是之命某作一榜檢既押判矣明日入議事廳則盡為某人者塗去亦不頣後有鈞判也某意以為此不可以口舌爭索與徑去自此與某某者愈落落不能一日安矣夫是以有假手南康之命南康雖以先儒名天下然而敗壞極矣渺然小壘前此為守者不自持他路諸臺例以

屬郡視之押字如鵶四面而至此不過示之以臺梱尊大欲過船耳初不計其非我屬也一日有荆湖餉綱碎客舟而取其貨客舟有辭某以為我地主也其得坐視其橫於我土地乎逮而決罰之亡何秋壑下一直押公移具析其守臣追逮其都吏某奮然謂制梱雖尊荆湖之制梱也列郡雖徵江東之列郡也本路監司猶不能具析屬郡之守荆湖之於江東直追其吏且不可況可具析其守乎一判極為痛快回牒報之秋壑大怒上朝

廷迴避不知各路無統攝本無迴避也夫是以有兩易
昭武之命昭武佩牛帶犢習以為常負固峒頑所在而
是建寧連寀遣一寨卒追稅在縣道固自失之峒民七
八百人干戈而出殺此卒而鬻之猶為有官府乎某為
之縣縣吏捕得其首亂者數人乃有一寄居廖教授者
實囊槖之其既斷遣峒頑而以其不得專决者劾上夫
以郡守按一郡屬是亦當事不知何為下帥司覈實如
此則郡守為虛妄矣其不得不自劾也不知廖教授者

自有回天之力耶或又曰下政欲上合力而為此也比臺評及下政盖嘗有此語矣夫是以有可與放罷之命此命之下更無他望止以氣憤詞率為罪耳省札録呈試一觀覽若其則亦自不見其為憤其為率也歸卧牛下忽忽三年一字不敢入帝城又何敢更乞祠禄安之有命若無慼嗟近有十詩亦足以槩見其意併録以干一笑覼縷如此等惟台慈貰之

答魏監丞

其晚字兩郡所至皆不暖席性亦未嘗蓄所謂人事者以故空然四壁無以大過未第時自昭武歸得李思定文集一部近日潘宗卿惠犹褥一鋪敢輒以上之下吏此固非可以為遺者某所有獨此耳

與杜監丞

某牛下三年柳欲生肘蓋已化為石精山鬼無意人間雖樂莫樂兮新相知忘之久矣不知執事令其凌紫清遡碧落耶抑猶前日城南諸社也臨流洗耳固自與世

不相聞不自意有書及門為道明執事以使者節肅臨淮南仁恬以熈臧澹以遐鴻督鼚啼按堵寧一甚盛甚休而某也木石之與俱鹿豕之與遊莫之可以名聞也莫之可而不得免焉則惟節下察之而已

答鄭提管

某自訊後病瘧至今尫然支離而子用弟下世少且壯者如此老且病者頤豈能久耶前書所謂家人之言此豈可使他人聞之也不改則令人怒改之則令人笑今

後謹不敢爾以故此番得妙句惟有仰歎不敢和也杜
憲書亦不敢不遣但恐渠亦笑蚍蜉之不自量耳處今
之世豈論投分云乎哉肴核皆珍受賜無以報惟有合
掌慚愧且得老先生即日通籍了此一事獨平時相與
最厚者無力得助毫分盡出他人此為可憾天定為此
某其奈何哉北望九華感愧無已

答趙漕元

某卧病崖下盖蓬藋拄乎鼪鼬之徑跫然不聞人之足

音也妙賦飛落大雅起予老退無文雖欲嘈嘈鐘呂之
間不能也專使至止則又難乎空手以田勉以追隨大
不量力惟有仰羡高逸莫既乃心何時佳娛相與傾倒

答曹司令

某不肖似平川先生獨奇之如得以不腆之文薦之幕
下顧非其幸與獨念先生以道德文章為世師表名公
鉅筆又且退然不敢當其為何人敢爾不遜是以遲之
至今而終咨且也歲越三稔不懈益勤執事固以為先

生所嘗奇之者與執事可謂能孝矣其其敢固以辭謹

稾草如左惟執事裁之

答鮑參

其維霜酣妍暖梅次第花共惟婉婉其畫士飽而歌邊

聲正寒森有嚴翼其與執事不面者今幾何年矣石渠

東觀位置尚多何至使辟雍高流籌我邊瑣貔貅萬竈

張漢天聲固甚盛事不知者直為執事鬱鬱也別紙示

喻所謂名之不彰友之過也其則何敢辭獨屏廢山林

以勢則不可耳諸公惟識朱長卿然在督幕與之爭事不直其所為拂袖歸者也執事以為可與書乎世道陵夷可為浩歎瞻望凄斷惟有此心

答張録

某卧雲林壑荛牧與曹明執事未及下車而過之此意良厚道中寄贈盖嘗和之今幾何時莫之呈似正以山林孱潺法不當遊諸公間而奚書之敢竹屋詩卷安用無聞之人趙令尹嘗言之末之能信兹勤命戒不敢不

承獨荷鍾山中學蠶作繭雖悲鳴益苦終亦不能奇也惟明執事教之

答趙丞

其維玆霜熟梅共歲寒共惟竹外清吟行矣歸覲其嘗僚樵嵐蓋亦無幾何耳一去三稔猶有故情丞不負予感歎何已翩翩佳公子識見敏明涉筆且更頗獨無一賞音者耶天下事如此者多何足介介吾儕但當不失其所以為我者耳在天在人吾無所容吾力也醫說之

諭意則甚厚不知其衰年多病自不能醫往時黄犢尋山白魚博酒之興今亦罷休久矣而况其他上印何時式顒除目相望千里臨紙悵然

答吾兄

某投老山林已是春蠶欲繭時矣有山一片荷鍤自隨不問陰陽家者流手自基鑿賤生之日飲少輙醉山翁隣叟押勒賦詩乃作水調聊以奉寄尊夫人仙去已久乃猶未卜其藏然則秋崖老真早計也

答危簿

某昔在鄭鄉與執事蓋亦無幾見耳一别三稔戀戀故情有書自南感嘆何已是日有舊友自九華寄詩某答之今亦以寄執事其意固畧相似也何時賀上日徯光榮剡交公車當在旦夕

答王簿

某自初一見執事固已知其不凡風骨飄飄定非餘子嘗僚無幾何耳亦自喜老眼猶在獨憾歲月不與不得

在薦賢録中竹矅詩編亦欠為下一轉語他日若不棄騎牛翁者當奉寄也一别三載戀戀故情上印欲離猶寄此紙感激重感激第閗先廬熩燼賜書盡焚此禍固已烈矣奪地與彼得無太甚者耶相望正遥何由傾倒來敎所云一矅如昨一迂亦如昨所願永永受持無失此兩言而已不必外求也

答趙推

其維時歲晚梅雪雙清共惟抱玉鳴珂行矣賀上棊三

年牛下柳欲生肘一時僚舊久已相忘於無何有之鄉不圖雲飛劍津遥遥千數百里而至乃猶記其墮地之日被之絃歌銀燭沉材海物為錯祇所以為愧而已世情轉薄可歎者多當其争妍取憐翕翕為一日貴者無所不至曾未旋踵固已闕口不復道矣江閩兩地寒暑五還拳拳音書此意良厚不知老子方為死計一錘自隨手斸山雲學蠶作繭夫亦安知其為生日也端故佳郡闕次亦非甚遥吾儕但當安以處之時節固自定也未

涯瞻晤所冀厚自金玉遄踐亭塗山林之人無能為役者不敢請也

答趙推

其伏拜别紙之論豈於故人而不用吾情饒左司不惟不識之自來一歸田廬使絶跡於諸公閫隻字不作也妙齡如此榮進自定綿薄之力愛莫助之惟有慚負而已

答金臨江

其仰惟先正尚書不惟一代端人而故國喬木在鄉曲
長少之分大相遼絶非某晚學所敢僭致一言也台諭
至再或恐以方命為誅敬書賤名以致歸仰告勿僭之
末簡使識者以某為不遜也

答魏監丞

某除夕卧牛下方扣角而歌曰云云未放筆而琅畫至
明朝花柳信亦有春意矣東望拜手以為天地開泰萬
方一春皇帝坐紫宸朝涣發大號必將趣龔黄歸侍同

我太平雨外一犁崇陰之愛未愁也某謹再拜受賜

答趙倅

某自公之西旦旦焉望五老之雲遡三峽之雪想公吟哦其處隱隱然金石聲也一旦趙尹出所作春山野水一幅相與讚歎則既題詩其後某輙和之曰竹屋無人肯見過寒雲自傍釣船多老仙更在雲深處奈此春山野水何自爾常常欲奉一書乞數筆而耕閑釣寂棲息不同雖嘗辱貺山中固亦莫之答也時方明盛羣賢萃

朝如公人門不落第二山深林密切計在帝傍近久矣忽得所翰乃依然廬山之陽此又野人所不能觧如何如何湖山紀遊妙響落耳開闔一再輙書兩小詩不知可以題作山麏野鹿帖否一笑一笑

答陳兄

維仲之春其耕澤澤共惟一念純至上通於天翼翼嚴嚴昭哉維孝如其不武於先正則氓也嚶鳴乎棊酒之社遊戲乎文字之盟今殆三十年不啻矣頋獨於東閣

不得數數見也金陵晤對恢不及熟而去西征康廬南入閩嶠猝是與世落落猶吾鍾山草堂時以故先正之得與也莫之賀先正之捐館也莫之弔九華在望有頁幽冥忽奉音書知故人之有子如此其競爽也大事之有期如此其切至也告院公於是為不死矣其無所用世久與死期林密山深末由瞻企所覬孝思維則勉勉奉襄天相顯揚克紹厥世

答陳兄

其伏辱嚴諭仰佩純孝之盛心其雖名位卑微其文義不足以傳世然於先正有三十八年之舊交好稠重何幸得以不腆之文托名家乘頃今有不可者其自廢放不敢以一字入帝城南康念之屢勤薦進而山林之迹不以書相聞者四年於此矣一旦執事者以其所述先公行實乞銘於南康得無重其不可逭之罪乎茲其所甚懼不得以奉執事者數百里傳介之意也九原有知必貫之惟執事者亦貫之

與胡瞻軍

廼者學生同孫言歸甥館進望賓榮是太外家敢下升堂之拜何物小子更勤折俎之頒有百其慚再三莫既

與黄都倉

廼者學生同孫進叩門闌久勤館穀吾兒豚犬耳方將躬半子之勞惟君羽翼之乃有如大賓之至言不盡謝感若何慚

答趙宰

維莫之春一犁雨外共惟初見民吏仁聲洋洋有翼有嚴中外禔福某深山雲卧與世久不相聞誰何及門猱雀驚避徐而問故知為滄州故人别四三年而不忘閲千百里而見勞所謂此事今無古或聞者也感激重感激竊稔通班文石出宰武城是開九軌之途豈待五月之政多賀多賀天下無可為之邑薦紳大夫所共歎也某則曰天下亦無不可為之邑山林鄙朴者所親見也

其雖未嘗作縣然得郡則皆敗壞不可支撐曾未幾何元氣遂復使樵中更得年歲當不止如前日所覩以此知邑之猶可為也執事誦西山之言只此一字舉而均四海調㢘邦有餘用矣况一同百里之地哉敬顧毋忘此言以起民瘼閔之來使太夫人康強如五十許人東閣競爽亦既二十餘歲有親而壽有子而才樂莫樂於此矣有綸扸其次也其敬畧

答羅兄

其雲卧空山柳欲生肘筆研荒老不得與於斯文忽枉巨編知小山故家人人有集之未渠央也敬歎敬嘆不圖老朽自去臈苦頭風至今乃今日方得奉酬和所贈亦明謂左右以其罪也而罪之其其何辭雖然亦惟以情亮之而已

答汪管轄

其維夏之穉桑麻陰森伏惟冲逸自高方外多暇其空山雲卧與世不復相聞莫能記竹所老仙於今别幾何

時也忽奉藥帖廼猶未忘夕陽牛背上之人感甚感甚獨寄贈珍核未有以報奈何少須别書兹不能記惟道眼照之

答劉倅

其卧雲斗下與世不相聞自君之西亦莫知歲月之幾何時也先之以玉壺清露之詩繼之以氷條雲朶之翰其所以記憶溪翁山叟者勤亦至矣乃不知其適自去臈頭岑岑至今出無陳孔璋此病竟未愈於是獨速生

菌答簹上苔所謂耕寛閒而釣寂寞者亦且廢闕則人間之書疏俗下之應酬槩亦可知也相望正遥臨紙馳情

答王提幹

某伏以歸竒餘暑良苗懐新共惟一念端憂於天罔極純孝之至神明支持其維古君子之居廬有恫無貳則夫講德不情之繆敬考祥無益之空談其固不自襲尋常以亂方寸也敢畧獨娱親膝下期於百年菽水杜門

有官不調此固卓行傳之所不幾見也其雖木石之與居鹿豕之與遊亦每每樂與山翁溪友道之以致注仰乃不知昊天不弔遽成古今伏奉瓌題惟有悵惘其自放歸田里老巳廢書烟簑雨鋤不失吾故此外無足道也末涯瞻晤惟有馳情

與謝大監

邑有征官李君宰叩閽言蜀事甚偉余義夫之經畧盖亦一二施行之每見其抵掌高談殊有馳驅當世之意

而邑中無酒無稅兀然敗屋中甚寂寞也辱其手筆如左軺以繳呈一轉移之政在口角之春風耳

答趙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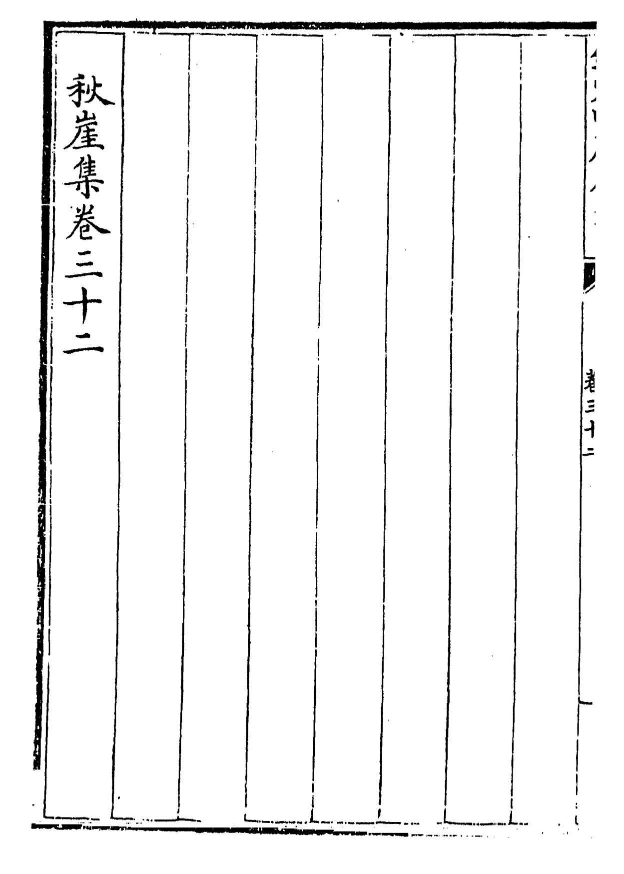
某方暑氣憒憒中伏奉珍帖真執熱之濯清風也士自一命以上茍有志於民必有所濟令所謂縣古子男之邦也人民社稷自我剸裁鑄碩以正夫豈有不可為者坐席未暖凋瘵立蘇有如來教云云良副傾矚某既老矣與世無求乃者序進貟郎具鈔方上廟堂毋念一燈

之續忽其子祠此亦殊不自意也拜恩口號云云想見讀至此爲一笑也

答謝大監

某投老幽樊一字不敢出柴扉外也水南山北耕雨鉏雲秋夏之交禾黍秀茂摩挲此腹自知一飽可期豈非賢史君生育之仁釀爲嘗熟方與芸夫蕘子感荷棠陰之中不圖寶唾銀鉤訪問流落山深林峻猿鶴皆驚某整野襟盥岩溜而讀之幸甚過望謹頓首三肅以拜大

夫之重勤


秋崖集卷三十二

卷三十二

秋崖集卷三十三

宋 方岳 撰

樂語

壽宴錫慶

伏以斷鼇而立四極丕胎媧石之功儀鳳而成九韶先介母池之慶堯樽流渥禹甸懽騰恭惟皇太后秉喆高明濬猷淵靖雖聖人退藏於密右神器之安榮惟天子

必有所尊賴慈謨之英粹肆我皇家熙洽一如帝典華
嶽奉寶冊而朝何幸五三之親見上玉巵爲壽對揚七
十之古希皇帝天啓聖神日嚴愛敬勤過文王之問寢
曉入龍樓禮髙唐帝之起居雲隨鳳輦式衍鹿苹之惠
共陶魚藻之仁臣等世習治音生逢熙旦敢因鎬燕肅

奏康謡

翠華隨曉上慈明雲繞蓬萊暑頓輕三殿珠環分喜色
一庭璆玉奏慛聲桃呈瑞實知雲重荷舞香風染露清

四海共陶文母壽只將慈儉作昇平

王母望闕

伏以遡明光而亘長樂益增寶冊之華隔弱水而跨蓬萊敢獻瑶池之頌好是天家日月一如洞府煙霞恭惟皇太后以德為儀以仁為度心游清静月娥進新禱之丸道契希夷天老奏長生之籙祥開七袠懽動三宫皇帝丕守慈謨思皇帝澤謂有天下傳歸於子纂承璿歴之長亦惟聖人能奉其親肅上王卮之壽乃陳九奏燕

及萬方臣妾雅慕淳風言滛熈旦敢挹壺中之清露用
歌物外之春秋
雲引蓬萊島上山相呼璚侶趂仙班也隨太乙青藜杖
來獻仙人白玉環釆得芝香朝露重催將桃熟暑風閑
帝鄉更覺乾坤大半餉宫花未忍還

天基錫宴

伏以聦明而作元后天開甲觀之祥富壽以祝聖人春
洽乙飛之旦聲四海呼三之頌上萬年第一之觴恭惟

皇帝如日華暉如乾粹健用衆君子裂陰霾而劃開更
一化元洗陽光于晦蝕言觀左皋夔右稷契直欲駕唐
虞軼商周德新日新而又新有赫泰平之象道大天大
而亦大於昭震夙之符嘉與函生共陶熙旦臣親逢聖
世雅習治音擊壤有歌望雲以奏
春緑晴融太液池好風都在萬年枝宮墻璆玉韶音遠
合殿珠環曉漏遲天近六龍扶翠輦雲深五鳳挾瑤巵
鎬京長啓需雲宴先奏端平第一詩

對聽

伏以五百歲而聖人出有開繞電之祥萬億年而景命新肇啓需雲之宴斯皇帝渥嘉爾臣工恭惟制使聲震關河勲在社稷賦青丘呑雲夢豈但安邊而立功名登灞岸望長安誓不留敵以遺君父都運珠寒襞社玉潤秦郵有胸中百萬兵籌諾聿高于郎宿畫河朔十三策輓飛遥倚于使天閫坐文武親傳黄石公之書妙賛碧油幢之畧筆補造化固將朝元圃而夕崑崙風肅邊陲

行且協象胥而通龍節式逢熙旦於樂治音肆虎拜以
惟均想龍顔之有喜敢因燕衎揚厲休明
玉階分賜紫霞杯萬歲聲環遶殿雷鶴府春酣花蕩漾
龍旂雲麗錦氍毹闕河百二車書舊貊履三千將相才
共挹堯樽歌湛露紅塵飛羽捷書來

王母望闕

伏以蓬萊三萬里來遊熙洽之朝莊椿八千秋初奏端
平之頌覺帝所乾坤之大如仙家日月之長恭惟皇帝

道邁崆峒世綿郟鄏詔士夫更始化行崑閬之西與天下為春仁及闕河之北属階蓂之紀五聲嵩岳以呼三臣妾式際休明言觀燕喜前六羽後璈曲雅閙治世之音左雙成右緑華更聽長生之句

五雲深處帝王家趂得仙班進紫霞治世年華新玉歷揚州春信又瓊花天階初奏千秋鑑洞府曾留七寶車騎鶴來歌酣醉玉帝鄉日日樂無涯

又 邵武

伏以歲重光而開景運海岱同春河一清而生聖人乾坤齊壽華星流渚霽色浮空恭惟皇帝乃聖乃神惟精惟一仁義既効陰陽和五穀登金革已平邊鄙寧四方服農桑萬里書軌一家洪惟龍御以來無此蚖飛之盛慶彌普率頌洽盈成律八十一寸則一分又定閏餘之歷筭二萬三千有三百適臨亥首之期申命用休維皇建極臣等生逢堯舜世習師襄敢傾魏闕之心肅奏康衢之頌

曉蹕初催上壽班東風連夜到人間九重春醉金鑾殿萬歲聲函碧玉環大地山河年穀熟太平日月羽書閑明朝第一番花信併與璚幡下虎闗

對廳

伏以虹電協重光之歳於穆嵩呼雨露湛熈春之臺思皇鎬燕九天綸綍萬玉簪紳恭惟知郡魁下一星文中宿老校讐天禄閣曾熏畫省之香供奉蛾眉班親見玉扆之壽無邉風月寧久樵嵐提舉老成典型文雅醖藉

觀風梅外何煩嶺海舊遊釣雪竹邊自有園林勝事寄
聲綠野如彼蒼生凡此坐中人無非天下士爵一德一
齒一有三達尊侃如誾如與如則半剌史衣冠畢集盍
弁叙行玉兎金烏億萬年之日月雲龍風虎千一載之
君臣共樂清時靄然興誦
帝有恩言下九天守臣押宴集羣賢春回宇宙長生月
地接江關大有年振鷺倦班花掩靄驚鴻入座雪蹁躚
詔歸同侍金鑾殿親祝天皇萬八千

王母望闕

神山隔三千里有不老僊聖壽過一萬春進長生籙又見蓬萊清淺來遊郟鄏岧嶢恭惟皇帝天命時幾道心惟一御飛龍而遊四海適登太平錫神龜而叙九疇建用皇極貌是仙家塵世外亦知中國聖人生焉言熙春臺奉流霞之一醉且聽支離子歌湛露之四章

蓬萊清淺不生塵中國今知有聖人羽檄三邊無事日農桑萬里太平民乾坤別是人間世日月長存物外春

却笑秋風漢皇帝玉盤承露漫精神

趙制使謝吴宣叅

伏以飛書諭蜀未誇錦衣之榮擊節渡江匪戀綈袍之舊抵掌而談當世事知心者有我輩人要共清並塞之塵煙初不為今宵之風月恭惟其官秀出于魚鳧蠶叢之國儼立于夔龍鵷鷺之班口伐可汗漢庭無出右者泥封函谷齊國其庶幾乎上嘉殿西角頭世有老東坡手咨爾王佐宣我皇威安邉竟成功名不再舉矣識時

務在俊傑思一詣之春生淮海之樓光動斗牛之宿我
其官情深鳴玉誼重斷金江國幾離亭邀淵明於半道
宇宙一杯酒餞相如于故鄉少停皓齒之歌各吐壯懷
之略挽河而洗兵甲想忠義之相期却馬以糞田疇當
太平之自致敢陳俚頌共徯隽功
二老風襟了不羣笑談自可却塵氛詞臣舊奏平淮雅
里老今傳諭蜀文吳國隱然如一敵趙邊足以張三軍
莫辭整頓乾坤酒援羽飛來共策勲

讌李知縣

近市有小人之宅得壘來歸居邦事大夫之賢舉杯相屬溪山幸甚田里晏然其官親得橘山之傳自有月林之橐東西兩天目筆底風煙南北二高峯胸中丘壑乃肯傌上方之碣使相忘單父之琴以無事治之晝簾春寂閧有詔召矣曉禁花深知郡適返滕壓敢羞魯酒世治而倡優拙安用生張八為燕酣而起坐譁則有歐陽九在但陳謡頌仰侑笑談

工部歸尋舊草堂老農相與耕農桑誰為栗里溪山主

盡是橘山書傳香次第壐泥催卓茂殷勤薤水訪任棠

村歌底用生張八把酒論詩語自長

南康讌考試官

思皇多士偉制詔之賓賢作者七人實文章之司命甫

爾徹棘幸哉識荆敢敬奉于壺觴竊顧聞其衡鑒恭惟

主文胸羅斗宿手扶天章五經紛綸取青紫而芥拾地

八韻晷刻補造化而聲摩空乃持玉界尺以裁量無俟

古戰場之遺失監試與聞選事獲並英遊傾彈壓于秋風諒屬厭于春藻而我知郡身儘之駕言留爾驅何幸斯文日五色而不迷過眼勸容此老酒一樽而細與論心尚有黄華可無清句

廬山誰與主文盟分得光芒北斗星筆可補天親奏賦芥如拾地久明經諸賢等是良眉白五色難迷老眼青來歲不妨連舉送編排詳定又彤庭

南康鹿鳴讌

廬山高哉幾千仞士學如林禮部試者七十人公堂勸駕君子豹變工歌鹿鳴觧元高詞娩皇墳勁氣沮金石自卧床上使客卧床下想一時揮翰之豪僕戰河北將軍戰河南極數路得人之盛凱書飛驛賔貢充庭凡月府之曾來併春闈而送上莫不登高能賦稽古明經胸著千年取青紫而芥拾地筆裁五色補造化而聲摩空不孤學海之鯨呿快覩雲津之龍躍宗卿侍御皆前進士古卿大夫親策集英自是文章宿老賔興通德欲分

姓字光芒凡此坐中人盡為天上客知郡親逢堿事恍

記舊遊笑老子到頭曾動揺於星斗為諸公燒尾催變

化于風雷何以鼓行聽予好語

廬山千仞倚天青人傑如林挾地靈一片宫商詞客賦

百年禮樂聖人經秋横鵰鶚登天府玉作蟾蜍對帝庭

堿事公堂賔與主琳琅滿眼盡魁星

南康讌趙安撫

海上三山喜碧幢之移鎮雲邉五老候紫氣之度關小

駐牙檣試揮玉麈荼惟河漢滌濯雪霜潔清來自爛柯
識盡人間之局面賜之節斧恬無江上之秋聲要難着
琵琶之洲已吹上蓬萊之殿式是南國徒得我公遂列
西清簡在上帝虎渡月明貂鼓咽龍驤風緊柂樓飛幸
此廬山高留得靜庵佳我知郡徹乎徹之舊部樂莫樂
於新知南山雲起北山雲本無限隔長亭柳復短亭柳
不盡别離醉此一觴可無半語
山南山北久相聞不隔中間一片雲五老人迎秋婉婉

三神山近海氤氲乾坤軒豁臯夔事日月光華堯舜君
莫遣潯陽愁送客荻花楓葉自欣欣

邵武讌交代權郡

半刺史行刺史豈惟風月之分今將軍故將軍共喜星
辰之聚碧玉環妝霖雨黄金印領山州歡奉壺觴相傳
衣鉢共惟交代書潛犧極翺躍龍津江夏之才無雙幼
余有此奇志潁川之政第一今何為乎假佚瓜時近在
一日間芝宇飛從九天下小徐王覲有為民留謂且握

手出肺肝尚邀陰賜其將與帝作喉舌於赫陽光我知

郡式開我龜乃發爾爵念生平之少可無今此之佳逢

舉扇障西風公毋多問持杯勸北斗夜未渠央畧駐皓

歌試聽輿誦

誰作山城三日霖老天自識兩賢心樵溪留得琴龜住

廬阜飛來笙鶴音綸紱泥香千里共袴襦春煖一盃深

薫風輦路重携手夜對金鑾月滿襟

邵武識翟通判

伏以天子使來監汝共管溪山史君於此不凡且談風月醉我一壺玉熈然千里春菸惟府判大音函胡老氣硉兀罨畫溪無邊煙雨儘有佳遊退思巖不盡經綸聊復小試未必一官落拓只令半刺翺翔長史雖老宰相材何當驥展丈夫安能州別駕端巳雄飛而我知郡及爾同僚幸茲合席西風罷㮙不妨無蟹有監州北斗闌干何惜吹龍將進酒待歌興誦誇與樵人

肯駕緹屏入古樵熈春山更綠岩嶢人如第二泉清泠

路亦無多秋泬寥碧色玻瓈供笑語黃雲穲稏入歌謡山城斗大能留否見説弓旌有特招

邵武讌新進士

伏以碧玉環中詩書多士黃金榜下禮樂兩生鄉閭榮錦繡之還郡國圖衣冠之盛共惟兩新恩禮園書種道圃文芳摛藻揆天庭初啓九關之鑰掛帆拾海月共航八月之槎新題鴈以來歸覺詔鴉之猶濕春山一脉斷者續之泰階六符今其再矣自此書林上星斗直從科

目上公台兩我知郡幸挹天香偶為地主招邀先輩未忘三五少年時風厲後來看取一科新進士柳色共宮袍綠重蓮燈與舞袖紅酣雪兒詞妙絳都春雲母屏留仙客醉敢陳蕪句聊侑綺談

禮樂當年兩魯生一經科目共春城數回地脉中興相文動天家正奏名詔墨泥香題處濕恩袍草色坐中明莫嫌老守衰遲甚曾向慈恩頂上行

秋崖集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秋崖集卷三十四至三十六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施華

秋崖集卷三十四

宋 方岳 撰

上梁文 雜文

淮東制司儀門上梁

揚州都督府表裏江淮制梱小朝廷鎮安中外乃考臺門之典禮重新戟衛之威儀雲麗崇閎春生列棨時則捷羽連飛于凱奏綸函誕布於恩言嘉我藎臣進班端

相偉棟梁之倚重適梓匠之落成神旗豹尾而長魏師增煥古邦君之制琱戈準旟而寧湮俗有嚴大元帥之居咨爾戟神聽玆與頌

東東華瑞色曉曈曨無雙花對無雙士暖入春皇一信風

西西平有子氣虹霓新塘煙草連京觀欲與平山一樣齊

南南面垂裳萬化覃兵祲已清淮左右君王咸五

更登三

北北敵何勞戎馬力待取鯨鯢瀚海清萬里車書

今混一

上上界星辰開治象兩兩台符夾泰階夜草黃麻

拜端相

下下視雲臺麟閣畫戟衛重新漢舊儀耽耽氣象

傳區夏

伏願上梁之後棨戟風清塞垣塵靜關河萬里重開有

宋之乾坤文軌一家盡沐吾皇之雨露相兹同德迄底
丕平

招信軍譙樓上梁

淮南第一山盡揵金湯之勝樓高數百尺新傳鼓角之
雄俯峭壁於雲中浮孔壺于天上咨爾山河表裡政須
更漏分明巍揭麗譙雄跨堅壘秋風蘆葉敵騎聞之而
引歸夜月梅花廛井熈然而高卧少傳鼉鼓待頌虹梁
東五雲扶日曉曈曨鯨歸海嶼波濤静虎視淮山

氣象雄

西角聲吹月浸玻璨長淮蘸碧馮夷舞遠漢森寒

太白低

南宫闕雲深萬象涵夜奏捷書今混一秋成樂歲

又登三

北闕氣巳凌秋月窟誰取中原四百州喜有惟良

二千石

上天與渾儀無兩様待挽銀河浄洗兵見説玉階

催放仗

下浮嵐晚翠鱗差尾弓彎曉月落雙鵰劍卧秋風

無匹馬

伏願上梁之後月冷夕烽雲沉秋柝山龜對峙堵安玉壘之晝圖淵魅不波家樂銅壺之晝夜一聲鼓角萬里車書

工部草堂上梁

折腰五斗米未寒鷗鷺之盟盖頭一把茅聊作龜魚之

主浩然卜築雅矣倦遊秋崖老子本自犁鋤誤親筆硯
朋友相過而問字勸趨文石之班君王頗說其能詩每
與儒臣之選政爾抽書于册府誰令賛畫于軍門如彼
同寮可羞噲伍退而問舍孰與仲多引歸袖而拂天星
携汞書而卧雲壑百十年相公脾下久矣寂寥數日間
工部眼前忽焉突兀山林有味花柳無私鍾山之英草
堂之靈當識秋崖之此意太虛為室明月為燭未問康
廬之主人咨爾工師聽予謠誦

東朝暮祈山望眼中霜韭雪菘供夜話磚爐石鼎

煮春風

西彌勒同龕石路低自把長庚吟皓月曾經太乙

照青藜

南白石尖如碧玉簪小小浣花工部屋鄰鄰吹緑

相公潭

北政與乃翁松檟直山雪行鞭竹子孫溪煙破蕾

棋消息

上心與太虛元一樣良辰樂事不難并明月清風

無盡藏

下不用風亭連月榭行春白鹿底須忙耕雨烏犍

儘堪借

伏願上梁之後青山無恙白日自長早韭晚菘不欠園官之菜把左花右竹更添工部之草堂蟻甕之春易熟牛衣之暖難忘物外乾坤廣大胸中星斗光芒

福星門上梁

天下廬山江東道院重湖千里直朝畫戟之居上界一星下作名邦之福獨城闕之庳陋覺襟抱之虧疎乃伉高門以賓勝勢諸侯七雉可以彈壓風煙一壘萬家可以包羅氣象始陳工載已兆薦書諸縣豐登適是久無之樂歲十年生聚方知此老之用心咨爾司關聽予與頌

東五雲扶日上曈曨神林浦靜蒲萄醁松口渡晴

楊柳風

西福星下照碧玻璨滿城和氣春三月到處豐年

雨一犂

南正與岕宫共碧涵此去鳳城纔尺五秋來鵷表

已魁三

北王京路與溢江直絲綸夜草已封泥劍履曉班

新就日

上一晴兩月惟天相築岩星宿夜光芒抱日雲煙

春蕩漾

下城郭鱗鱗差萬瓦家誦詩書亦盛哉民歌襦袴

無貧者

伏願上梁之後福星所照化日如春庠音序聲無負周

朱之訓家給人足使為堯舜之民五老之風雲長在重

湖之水鏡無塵千里盡歌襦袴九天飛下絲綸

歸來館上梁

鼻吸三斗醋方是能官眼空四海人故應歸隱還家屬

耳築館終焉秋崖老子道踦蹺來又無踦蹺合㦬㦬處

不肯㥄懦真一强項動是撩虎頭而編虎鬚凡三折肱幾欲寢吾皮而食吾肉曾不沮悔或相驚嗟比在康廬汲黯之戇復妄發縱移邵武淵明之醉胡不歸徑穿半塢之雲高卧一床之月自謂羲皇上飽諳杜宇之啼此聲梁楚間孰愈式微之賦無梁可舉有句堪傳

東有宅十弓盍歸乎來春韭秋菘

西有田一畦盍歸乎來煙簑雨笠

南有竹兩三盍歸乎來暝靄晴嵐

北有池數尺盍歸乎來枕流漱石

上有霓千丈盍歸乎來雲觀月賞

下有書滿架盍歸乎來酒徒詩社

伏願上梁之後花無短折竹自平安一日一回能幾費生前之屐百人百意不煩憂郭外之田卿自用卿我寧自我但辦風煙娱老去莫拋簑笠出山來

繭窩上梁

老蠹作繭聊以自藏健犢扶犂依然故隱南宅北岡之

比近左花右竹之見成樂哉斯丘凝絶此老盖以其等
彭殤于一視寘顏跖而兩忘世亡是翁未覺乾坤之空
缺吾有大患何為造物之贅疣知蟻窠昨夢之非問蜩
甲幾時而化便為死計是處佳山只銷紫翠之間為留
詩卷安用青烏之子更說塋書生前獨愛其寬閑夜後
豈無于喰嘯不量綿力小築繭窩軒冕犂鋤畢竟百年
渾似夢壺觴杖屐未到五更猶是春啓爾山靈聽予野
頌

東祈山横展玉屏風丁寧牧笛并樵斧新甕春泥

十八公

西石山壁立與天齊鑿開蒼翠藏詩卷留與秋猿

夜月啼

南春入層巒滴翠嵐借與繭窩供上簇知渠已是

大眠蠶

北龍躍雲津相拱揖老夫誤脱舊芒鞋底用晴潭

出靴石

上只有老天堪倚仗平生百事付無心作劇得山

麟鳳樣

下莫與山翁翻地卦自有乾坤有此山付與詩人

不論價

伏願上梁之後松篁茂密山水清深尚有吟情且作龜

魚之主縱埋醉骨無忘鷗鷺之盟

瘞牛伯耕銘

牛氏之先盖出宓犧氏為風姓宓犧畫卦為坤説者曰

坤為牛其繇曰魁然而形牟然而聲乃庚乃京三登其泰平此其利子母牛之貞乎子孫因自别為犧為牛氏帝炎斵木為耜揉木為耒始教民播種于是牛氏功在百世矣至伯耕不知其幾傳也其可考見者丑生弘農太守特因占名數為弘農人特生犁積勞至農都尉大司農奏課連最犁生伯耕伯耕雅不肯仕獨喜與芸夫荛子同卧起夫須襏襫閒旦暮從事于田農髑隆曦陌霖潦甚苦嘗輟耕之隴上嘆曰吾何為若是哉人生長

短相除亡慮二萬五千日日飯二百籥凡五百萬籥自籥以登則為斛五百鱻蕘菜茹盬醢稱是顧不能有毫分於世則是五百斛者盜天之時殄地之財以養區區塊然無用之臠也則又等而上之為千石為二千石為萬石顧有貪如狼者有狠如羊者有不忠孝如梟如獍者則是千石二千石萬石者盜天之財殄地之財以養狼養羊養梟獍也是率獸而食人也而吾芻豆不飽吾何為若是哉無何墜崖死予不忍其尸解也埳土為竁

而封之以其功在天下而不得保其生利及後世而不得食其力法應銘銘曰

有貂其冠有螭其碑匪韓侯柳金玉厥辭而於伯耕亦或愧之不稼不穡眡此銘詩

後義倡傳

義倡者何秦郵之下賤優也倡則奚其義端平乙未秋秦郵軍亂斬關刼守將陽以鼓吹導臨其營嗾悍兵露刃先後烹其客於前以嘗之視奄奄不敢喘則放兵四

掠捍城以拒王師日驅子女城上髙㑹羣賊淮東兵攻
未下朝廷遣使者以武翼郎招之賊偽諾降乃縱酒大
言議干使者頭當是時一城之倡優與凡良家子皆在
無一人敢出聲氣優獨前折賊酋營其姓與王安者曰
始謂太尉降方將歌以進酒為太尉更生賀今欵降而
閉闗不納使猶賊也抵其觴于地曰倡雖賤不能事賊
羣賊恚斬之越三日都統制李虎誘開其門明日帥入
撫定以其干使者之干干渠魁而賞罰其從亂不從亂

者予時在行得優事謹上之幕府曰古之以忠義奮發罵賊死者有之矣其尤大彰明則顔杲卿罵安祿山死孫揆罵李克用死張巡許遠罵尹子奇死姚洪罵董璋死皆卓卓可稱道然杲卿巡遠為一時士大夫儒服儒言講聞古烈士之操其為國死忠則宜姚洪起行伍固已庋越餘子而所謂倡者天下之㦸賤歸焉平時所為不知封髮斷臂為何等事一旦慷慨引大義折逆賊乃一城士大夫所不能而發于其口優可謂倡名而士行

者矣請封土表其死以愧天下之士名而倡行者師還作後義倡傳

揚州勸農文

乃二月壬寅守廣陵趙某誕進其州之父老而告之曰淮海惟揚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矧廣陵越在邊圉曩則亦有繹騷以患苦吾父老荒而數菑用不遑於厥家爾父兄子弟亦惟艱哉今天其佑我宋歲仍大熟伊彼勍敵自速斃于襄州有逋虜劉宵遁竄北爾父老

其修乃疆畒濬乃澮洫簡乃錢鎛穀乃鋤耒無敢不良以敬迓天之大豊美守閔再寒暑罔不一念在爾民東作傚興用咨爾一二父老惟田里熙熙以董泰和時則有豊年毋訟惟仰父俯子勤勞于厥躬時則有豊年毋游惟不淫于非彛以慆乃心時則有豊年毋博惟不狎于甲兵以寧爾婦子時則有豊年毋狠惟爾一二父兄念哉其無斁

又

捍邊所以衛農也淮左東盡連海北控宋永幸無一塵之驚而北敵自西而東擾我疆圉俾爾父兄子弟蕩析流離竄爲爾農痛之故凡安集勞來無敢不盡其心民徙則官賑廩焉牛飢則官予芻焉此爾農所知也今兹敵以敗遁而東作興矣爾農其歸而田里葺而室廬簡而鋤耒正而疆畝以修稼事有欲給種者給之貸牛者貸之爾毋憚以告我

秋崖集卷三十四

秋崖集卷三十五

宋 方岳 撰

榜 祝文

宗學

具祇事之始敢自布其愚鄙其四方草茅士未嘗一日得處庠序也永惟公族有學訓齊親賢國之宗盟異姓爲後豈可過自貶損于太武兩學哉郡國之學士大夫

進而望三學之彦如在洙泗退然不敢偶行而其偝負西雍歲且有半耳目之所覩記頗乖舊聞倚博士之席者可以痛自刻責矣有如乃日杯酒之失須洞一時流傳四方往往發策以相姍笑豈有堂堂帝學顧為偏方下國塲屋之所敢予侮如此然則盍自重而已其不學無識奚其師之敢然竊思諸君之所以輕千里而會聚于此堂者父母之心為何如哉其大者固望以坐進斯道窺見羣聖賢之心以成其德而其小者亦望以博極

羣書稱雄於二三子之間以成其名然則問學不可不專工舉子業亦不可不精習也一念到此則奉父母之遺體而儻蕩以取輕于天下不惟不敢亦不暇奈何以不貲之身忍自輕哉學校非他有司比如一以三尺法從事嘻已薄矣準繩規矩不在有司之法而在聖賢之書不在聖賢之書而在諸君之一念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相去何啻天淵一念差殊遂至此極某不自揣度輒道其區區如此惟諸君幸教

南康諭俗

此邦久被先儒之化同與他處不同所以正士端人項背相望執經問道遺俗猶存政應家家詩書人人禮遜入孝出弟洙泗同風古所謂鄉之八刑要非此邦所宜有也蓋古者不孝之刑未有若後世子而悖其父者也晨昏定省禮有懲違便是不孝古者不睦之刑未有若後世少而凌其長者也九族之親情意不接便是不睦姻婭而乖争則有不婣之刑兄弟而睽異則有不弟之

刑朋友不相信者謂之不任鄉鄰不相賙者謂之不恤至于造言以惑衆亂民以敗常皆古者有司之所必刑也此邦人士習聞前賢之訓語親見先達之典刑固自不至此如使父子有親長幼有序夫婦有别朋友有信雖使晦菴復為此郡方且敬之慕之而況於其有如非才假守去此不能五百里桑陰接畛實同鄉邦盖長老其父兄而幼少其子弟也亦豈忍以三尺法從事哉不勝大願願懲忿以息争窒欲以省事改過以遠罪力本

以安生守之所望於邦人士者甚厚也守固無足道其

幸毋負晦庵以重此邦羞惟父老時其告教之毋忽

南康軍免設醮

拙守此來有道士謁于路文書銜袖出視之則提督官

申請入宅醮例也問之曰為官乎為私乎曰欲媸輯之

安斯寢為是禱也拙守曰嘻福不如是祈也昔象山先

生守荆門歲有醮以祈民福先生為講斂福錫民之説

以代醮事其言曰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

是禍而今玆之醮又不為民此心果安在哉拙守不學不敢講經敢誦所聞以諗邦人士彼詩不云乎上帝臨女毋貳爾心謂上帝只在此心不必他求也人人有此心則是人人有此上帝若念念是善念事事是善事福固不待祈而得也所謂作善降之百祥也若念念是惡念事事是惡事禍固不可禳而去也所謂作不善降之百殃也然則福從何來哉從此心來也禍從何來哉亦從此心來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此之謂也茍使拙守

草芥其民蠒絲其郡貨賄其獄囊槖其家上帝方將譴怒之固非一瓣香所能回也世世之士大夫有以皂𤓰變黑白者人皆賤之孰無上帝而受人之私乎拙守不敢以私瀆上帝也惟當不昧此心對越于上下福禍之來非所敢知也修巳以俟天命而已邦人士之所以求福而避禍者蓋亦不過如此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上帝臨之福莫大焉父子不親夫婦不别長幼不序朋友不信上帝臨之禍莫甚焉因併布之頃

提督官鏤榜曉諭是所謂撰述詞疏者矣

南康大比勸諭

其惟廬山多士之邦異材傑出適玆大比謬守得以勸駕與寓目焉豈非甚幸輙不自揣度敢以其身之所親歷者為諸賢告此雖齷齪者之事然而一試至重事體則同諸賢其幸聽之其家本窮空無力就學父兄攻苦食淡遣之從師以故每至秋闈所以自愛其身者無所不至惟恐不得盡心于一試以負父兄率先衆人入城

數日蓋恐暑涂之衝突亦憂狹路之喧爭既至邸中杜門跧伏未嘗追逐同隊一出城闉深慮玉石不分或遭毆擊精神散逸何以為文如此而見黜有司不可一歸之命也每記辛卯浙漕試林大卿介為臨安尹與陳司業塤為姻家司業聽待試于江漲橋臨安供帳如達官居一時朋友凡十七人㫖寔與焉十四日尹送酒殽甚設邸中主人適又以桂花來朋友之豪者作興劇飲㫖固不得辭也薄暮乘醉相携出遨止之不可則逃之幸

邸中主人閉予于其他室諸人者久而不返勢亦難尋夜半待試者四起矣方見洶洶百十人擁入邸中則朋友皆為群小所傷流血被面臨安卒護之以來者也向使非司業之客是亦安保性命者耶匆匆入場氣息不屬有永嘉方兄者匍匐棘門外曰吾不能試矣欲歸邸如何其時慫之曰君但自去場中斷不到得尋老兄不見將合千人杖一百也旁觀者莫不大笑是十七人者亦有三四人筆端極高盡在孫山之外惟某僥倖耳蓋

為人毆擊如此雖有百二十分文章亦自一辭不措矣諸賢固不至此而區區愛助之意不敢泯嘿蓋學者不可以一日之樂易終身之憂而三年燈火之勤亦常敗于頃刻間血氣之使可不戒哉夫公卿大夫繇此其選知讀書之若識作文之難者豈肯以其可以為公卿大夫之身而輕儇以為閭閻市井之行意者鼓噪場屋喧閧街衢必不知讀書不能作文不望為公卿大夫者也謬守雖不肖不得不代其父兄教之茍至於此不惟非

其父兄之所望亦豈謬守之所欲哉鄉曲之英相觀而善其胥教誨胥保惠以仰稱國家選舉之盛心毋忽

邵武軍勸諭

太守本深山農夫不習爲吏閩中風土尤所未諳誤恩此來再三辭不獲君命所在勉巳祗承盖以前在廬山斷决湖廣總所綱梢之強橫者至勤總使舉劾廟堂無以處之姑與兩易若所易之郡地望稍高則可以終于控辭堅定不出今邵武與南康無以大相過而又以近

移遠宜若貶然此太守之所以不得不來也太守愚鄙一生草茅但知有公是非不知有實利害今至邵武豈能改前之為惟爾士爾民頗良老子諒其拙直毋犯有司太守得之所聞未知信否不敢不以告也此邦山水峭刻土瘠以剛人生其閒負氣而好勇甚者相齮相刃讐殺為常佩犢帶牛習于陵暴此豈太平之世所謂王民者哉太守以為風土之剛本是天賦之美爾民自繆用之耳李忠定公生于此邦亦禀此氣中興事業只是

剛氣中做出來今爾民却把這好底剛氣做出無限不好底事豈不可惜諸人氣禀與李忠定公氣禀一般若養此氣勇于做好事則為功名為節義載在史册千古馨香若縱此氣勇于做惡事則為克人為刑徒傳之鄉曲千古臭穢所謂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即此之謂也人心天理本自不相遠只是一時忿氣不能少忍耳太守今勸諭爾士民不過懲忿兩字忿心忽起即忍之頃刻間有終身受用不盡者若刻核太甚則有不

肖之心應之矣若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不得謂之考終命矣生為頑民死為狠鬼亦何樂而為此自今其無鬬毆無陵犯無嚚訟無生傷將使俗厚風醇入孝出悌鄉隣有義宗族有親則豈惟此邦大守與受其賜幸聽無忽

帥幕謁夫子廟

某祇惟先聖之言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而某何人敢賛籌幄其敬率聖訓勉哉惟忠

諸廟

其未學軍旅何以畫諾帥藩懇辭不獲亦旣祇厥事矣敢不以告境內之典祀

代督視府謁廟

乃四月辛丑皇帝制詔臣其敵國强悍窺我邊陲汝往視師以張我本朝之大烈惟其力綿任重夙夜不敢康誕將天威旣已建牙于江表於赫王愾普天丕承爾明神與有責焉敢告

代督視府拜學

其待罪二府不能宣皇威遏寇虐以上勤天子之憂顧乃發大號俾出視師任重力緜夙夜懼弗克勝任惟古者受成於學獻馘于泮兵固非司馬法也聖門大訓具在六經昔者嘗竊聞之某不敢誣曰軍旅之事未之學

南康到任祝文十首

先聖

某從諸生假守未知所以為政永惟道千乘之國聖有

大訓其雖不敢請事斯語豈敢曰夫滕壤地褊小

兖國公

其惟聖門有仕者矣四代禮樂獨先師得聞之克巳之功用固如此其敢不三省思所以為邦者

郕國公

其假守康盧郡雖其壤地褊小亦固諸侯國也惟先師之訓諸侯一言以蔽之何必曰利其敢不奉以從事

社稷

其惟有社稷者其惟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祇事之始敢不敬率國典涖視壇壝爾明神克相之邺哉有土

二賢

斯道之傳至我有宋元公濂溪之開闢也文公緫緼之訢合也而皆嘗辱臨郡繼之者何人哉雖然遺書具存其也童而習之白矣苟負明訓遺像在堂

西祠

其惟五先生之傳與周子朱子合堂而處禮也師友淵源之所自顧退然西廡下或者其不謂禮其祇謁之始徘徊太息方将下博士諸生議所以敢不以告

東祠

廬山天下勝處也士之高者為隱逸又高者為神仙不隱不仙偉哉五賢

谷源

其互鄉童子也生三月而公騎鯨白雲之鄉假守此來

聿既老矣猶幸遺書在焉講切而揚厲之學者事也其
其與夫二三子者敢不力

諸廟

其蒙恩假守盖與爾明神分職于是邦使曲如鉤濁如
泥而貪如狼其則罪矣爾明神其亟去之時雨暘平寒
暑使物不疵癘而年穀豐熟則將誰責而可其亦不敢
不以告

三聖

惟三大士發慈悲心雖一小邦頼饒益故敢于入境致此瓣香願出普光迄成樂歲

邵武諸學

其自近移遠冝若肰然不得以終辭也祇率聖訓其敢悔前之為

諸廟

其治郡無善狀寛恩此來其臨政猶廬山之某也若夫時雨暘弭疵癘則有此邦之典祀在敢不以告

祈晴

春秋書六月雨志喜也然時則民喜過則民憂神寧以向之甘霖為今之苦雨而害于有秋乎敢告

歲荐飢矣吾民之望此麥蓋中流一壺也麥既穗而雨滛之神豈棄吾民為溝中瘠乎其敢拜手以請

謝晴

常雨為罰憂民之憂端笏以告伏陰以收歛氛戢雲相我有秋尚其相之時若維休

麥欲蛾而得晴蠶欲蟻而得暖刈雲繅雪有望矣其敢拜手以祇明神之休

祈雨

中夏大雩月令也相彼南畝維其龜矣有芃者苗亦既萎矣吁嗟雩兮雨其時矣

謝雨

田龜矣而雨耕之秧艾矣而雨揷之此則爾明神之有大造于吾民也令敢不端笏歸覲

祈晴

其入境則霖雨于今不三日翅矣意者山川之神不以其為可乎抑民之望此麥蓋中流一壺也其不可則去之尚毋以其累斯民

土潤暑溽而禱晴其則罪矣然禱者再晴者亦再晴固以黷雨固以溽歟今玆雨又晴其敢薦拜以謝而以請其宿閒雨翻九河而下之勢未渠央也亟起盥𩕄私有禱于境內之典祀蓋夜寐之不暇遑也且朝視之如飛

將軍漢矢且盡突然解甲其小休如公輸般攻械已窮忽焉銜枚以退而無亂行也爾明神之應如響矣乃率僚吏並走羣祀尚劃劌其陰雲而軒豁其陽光也

焚黄

乃秋九月天子禋祀合宫誕錫霻釐薄海内外士自八品以上同休其親于是先府君秩親衛尉匠丞而妣則嘗封孺人矣不肖子官未至員郎法無以加是曰姑俟之則其假守康廬掌訝者適至過家上冢古以為榮敢

奉先府君贈宣義郎告以白而焚其副瞻言善慶臨發涕零

秋崖集卷三十五